

# 中東軍事隔離問題與和平前途

石樂三

## 一 中東軍事隔離的三階段

以、阿軍事隔離計劃是導致中東和平的基礎。這項計劃分成三個階段進行，第一是以、埃之間的隔離，第二是以、敘之間的隔離，第三是以、約間的隔離。三者完成之後，纔能恢復「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討論最後階段的中東持久的和平問題。

**第一階段**——以、埃之間的軍隊隔離 (Troops Disengagement)：雙方軍事代表團曾於本(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在開羅通往蘇彝士城公路上二〇一公里處營帳中簽訂了一項軍隊隔離協定。這項協定要點是：

(一)蘇彝士運河東岸的全部埃及軍隊將部署於所附地圖上的(A)線以西(見附圖)。全部以色列軍隊包括在運河及苦湖(Bitter Lake)以西部隊，均將部署在所附地圖上(B)線以東。(見附圖)

(二)以、埃兩防線之間的地區劃為隔離區，由聯合國緊急部隊駐守，此一部隊將繼續由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之部隊組成。

(三)埃及防線與蘇彝士運河間的地區，其軍備及軍隊均有限制。

(四)以色列防線與所附地圖(C)線(見附圖)所規定的防線間之地區，亦就是與吉地(Gidd)及米特拉(Mitla)兩隘口以西之山麓地區內，其軍備與軍隊均有限制。

(五)上述三、四兩項之限制，將由聯合國緊急部隊加以監督。

(六)雙方空軍在各自防線上執行任務，對方不加干擾。

(七)雙方代表團於本協定簽署之後四十八小時之內會商研擬部隊隔離細節，一俟細節完成後，雙方軍隊即開始隔離，並於四十天內完成隔離之任務。以色列部隊曾按照規定日期開始自蘇彝士運河西岸撤退，並於二月廿日

中東軍事隔離問題與和平前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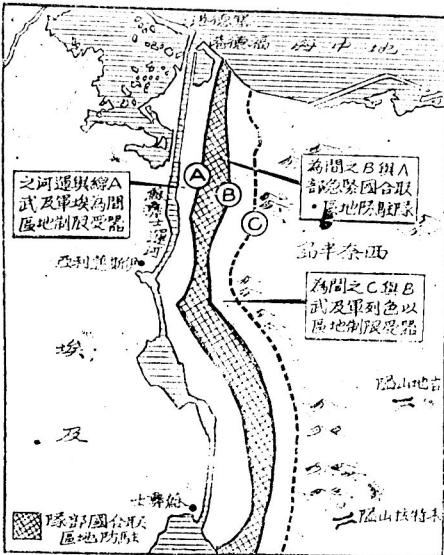
完全撤退；繼於三月四日亦自蘇彝士運河東岸撤退到吉地與米特拉兩隘以西新防線，較規定日期提前一日完成。

埃及亦照協定將駐紮蘇彝士運河東岸大批軍隊撤回西岸。雙方新防線駐軍各限七千名，軍備各限坦克三十輛及俄製一二二口徑大礮三十六門①。

至於雙方新防線之間的隔離區，已由聯合國緊急部隊接防，負責執行監督的任務。

### 埃以分隔軍隊詳圖

以色列和埃及在蘇彝士運河前線部隊隔離協定的全文附有這張簡單的地圖。地圖上顯示：在運河東岸的所有埃及部隊均將部署在「A」線西面。所有的以色列部隊則均將部署在附圖所示「B」線的東面。在「A」線和「B」線之間的地區將為由聯合國緊急部隊駐守的一個緩衝區。在「B」線和「C」線之間的地區，以色列的武器和部隊將受限制。在「A」線和運河之間的地區，埃及的武器和部隊將受限制。



將受限制。

**第二階段**——以、敘之間的軍隊隔離：由于敘利亞在一九六七年中東戰爭中遭受挫敗，失去四百四十二方英里的戈蘭高地；一九七三年十月戰爭，敘利亞軍隊雖在戰爭初期獲勝，從以色列手中收復若干土地，但數日間又被以色列軍隊奪回，繼之，以軍又向戈蘭高地北部推進，佔領了敘利亞三百二十平方英里的袋形地區。

敘利亞處於這種劣勢下，同以色列談判勢必居於下風。然敘利亞態度非常強硬，除非以色列從一九六七年及一九七三年所佔領的土地撤退，決不出任何以色列戰俘名單，以及簽署任何軍事隔離協定。

以色列的條件與敘利亞相反，堅持敘利亞先交出以色列戰俘名單，然後依照以、埃軍事隔離協定，與敘利亞談判隔離問題。

熱中於中東和平的美國，以及埃及與沙烏地阿拉伯，都在為以、敘軍事隔離而斡旋。埃及總統沙達特曾於一月十九日訪問大馬士革，促使敘利亞參加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二月十三日，埃及、敘利亞、沙烏地阿拉伯及阿爾及利亞四國元首，曾集會討論以、敘隔離問題，會議完畢，埃及外長法米及沙烏地阿拉伯外長薩卡夫隨即訪問華盛頓，敦促美國務卿季辛吉對以、敘隔離作進一步的調停。

於是，季辛吉於二月廿六日飛抵敘利亞，結果從敘利亞總統阿薩德手中獲得一份以色列戰俘名單，交與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季辛吉又從以色列政府拿到一份隔離方案，交與阿薩德總統手中。

儘管阿薩德總統對以色列所提軍事隔離方案不表接受，可是，敘、以雙方均同意接受季辛吉的邀請，於兩週之內互派代表團前往華盛頓，以便參加在美國主持下之、敘隔離的間接談判。

**第三階段**——以、約之間的軍隊隔離：約旦國王胡笙曾經提出一項建議，要求以色列放棄約旦河沿岸據點，並撤退到約旦河谷西邊，作為以、約和解的第一步驟。這項建議，包括約旦河西岸一窄條非軍事地帶。

以色列所提的艾倫計劃（Allon's Plan），恰與胡笙的建議相反。依照艾倫計劃，以色列將保留約旦河沿岸幾個據點，但願將約旦河西岸的一半北部人口稠密地區歸還約旦。

蘇黎士運河以、埃軍事隔離的獲致成功，已邁向中東和平的第一步。下一步驟要看戈蘭高地的以、敘隔離進展如何而定。

## 二 季辛吉的穿梭外交收穫

季辛吉為了解除中東危機，進而達成中東持久和平的目的，曾於四個月之內四度訪問中東，從事其「穿梭外交」活動。毫無疑問地，他幾乎在每次訪問中，都獲得了豐碩的成果。

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之後，經過季辛吉的奔走，商得莫斯科的贊同，曾由美俄兩國透過聯合國安理會提出一項停火案，十月廿二日通過了第三三八號就地停火決議案，緊接着，又相繼通過了第三三九及三四〇號兩項決議案。這是季辛吉第一次訪問中東所獲得最大的成效。

儘管經過安理會一系列的決議，但當時中東緊張情勢並未中止，季辛吉遂於去年十一月六日第二次抵達開羅作一天的訪問，結果與埃及總統沙達特達成一項六點停火協議，並經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同意接受。這項協議已為未來中東和平會議奠定了良好基礎。

以、埃雙方在執行六點停火協議中，曾對軍事隔離問題發生爭執，甚至運河戰爭有再度觸發的可能。於是，季辛吉於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一日作第三度的中東之行，先抵達埃及與沙達特會談，再前往耶路撒冷與以色列副總理艾倫、外長伊班及國防部長戴陽等舉行會談，復經美、以雙方組成工作小組，徹夜趕擬一項蘇彝士運河前防部隊隔離計劃，並授權季辛吉將此項計劃遞交埃及。由于埃及拒絕接受該項計劃，季辛吉又奔走於耶路撒冷與埃及之間，終於打破僵局，促成以、埃簽署了軍事隔離協定。這項協定是「使中東在廿五年來首次走上和平之途的歷史轉捩點」。

季辛吉完成上項任務之後，旋於一月廿日繼續飛往大馬士革，曾就戈蘭高地的軍事問題與阿薩德總統交換意見，敘利亞提出一項以、敘隔離建議，季辛吉承認這項計劃是具有建設性的，並將該計劃帶交以色列，作為第二步解決戈蘭高地隔離問題的參考。

季辛吉為急謀打破和談僵局，又於二月杪作第四次中東之行，曾訪問敘利亞、以色列、埃及、沙烏地阿拉伯及約旦五國，其所獲的成就就是：

（一）敘利亞政府已將其所拘禁的六十五名以色列軍隊戰俘全布名單交與

季辛吉，以謀求以、敘軍隊隔離努力的首要步驟。

(二) 敘利亞允許國際紅十字會人員前往探視以軍戰俘狀況。

(三) 以、敘雙方將於近期內派遣代表團前往華盛頓談判有關戈蘭高地第一階段以軍撤退問題。

(四) 美、埃已正式宣布完全恢復兩國之間的外交關係。

除此以外，季辛吉更促成了一個以、阿媾和機構——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此一會議曾於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廿二日正式揭幕，美、俄、以色列、埃及、約旦五國均派遣代表團出席；而唯有敘利亞對和會仍表抵制，因為季辛吉未能提出以色列退出戈蘭高地的確切保證。

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費瑟及埃及總統沙達特對季辛吉促進中東和平的努力極表讚揚，認為華府已放棄了其對「以色列第一」的中東舊政策；而季辛吉最近一次中東之行中，曾與費瑟詳談，事後費瑟甚至說：

「猶太人（指季辛吉）從猶太民族主義（Zionism）中拯救了世界。」由此可見對季辛吉信賴的一斑。

### 三 中東的軍事隔離問題

#### (一) 以、敘對撤軍的立場

在以色列佔領下的戈蘭高地地區，原屬敘利亞之行省，省會為庫內特拉（El Quneitra）。此一地區北部介於敘利亞、黎巴嫩、以色列之間，南部則與約旦為鄰，形成一個口袋形狀。北部地區是個崎嶇寒冷的高地，頗具軍事戰略價值。居高臨下，控制着以色列北部平原——包括屯墾區所在地——迪伯瑞亞斯平原（Tiberias Plain），當一九六七年六月戰爭之前，此一地區時常遭受敘利亞的砲火威脅。南部平原，氣候適宜，土地肥沃，盛產小麥及水菓各種農產品，六月戰爭之後，約有十五萬農民被以色列軍隊所驅逐，以色列且在這個地區建立了十二個猶太殖民區，並決定興建一個新城市的計劃。

當一九七三年十月戰爭時，敘利亞首先發動凶猛的攻勢，目的在奪回失去的戈蘭高地，在戰爭初期敘軍雖收復了二十多哩失土，包括省會庫內特拉在內，但結果不僅被以軍擊退，反而又失掉了十二多哩的新領土，迫近大馬

中東軍事隔離問題與和平前途

士革僅三十五哩。

在這種優劣懸殊情形下，以、敘雙方進行軍事隔離談話，自然較以、埃談判更為困難。下面是雙方對撤軍所持的不同立場：

在以色列方面：

(1) 堅持雙方先行交換戰俘，並由國際紅十字會人員前往探視所拘禁的戰俘，然後再行談判有關戈蘭高地的軍隊隔離問題。

(2) 願意考慮自去年十月戰爭中所佔領的若干敘利亞土地撤退，但堅持保留戈蘭高地戰略地區。

(3) 同意仿照以、埃隔離協定，與敘利亞劃定非軍事區，並於十月戰爭的新停火線上選擇適當地點作為以、敘簽署隔離協定。

(4) 拒絕任何國際部隊駐防戈蘭高地，以保障以色列邊境上的安全。

在敘利亞方面：

(1) 絕對不放棄一九六七年及一九七三年被以色列所佔領之寸土。

(2) 必須恢復巴勒斯坦人民原有的權益。

(3) 堅持在雙方達成軍事隔離協定之前，先將十七萬敘利亞難民遣返戈蘭高地及其他敘境之原居留地。

(4) 同意設置緩衝區，但緩衝區必須在兩國邊境內劃定「相等面積之非軍事化地帶」，方謂公平合理。

(5) 反對在「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以外地區簽署軍隊隔離的協定。

#### (二) 阿拉伯及回教世界對以色列的立場

阿拉伯聯盟曾於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廿六日在阿爾及爾召開第七屆阿拉伯高峯會議，一致通過下列的決議：

(1) 呼籲阿拉伯各國在精神與物質上全力支持埃及、敘利亞、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共同對抗以色列。

(2) 決定準備與以色列進行和平談判，但堅決要求以色列放棄一九六七年所佔領之全部阿拉伯領土，特別是耶路撒冷聖城。

(3) 依照巴勒斯坦人民的意願及其所選擇的政治型態，恢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權利。

(4) 決定繼續利用石油作為對抗任何支持以色列國家的政治武器，包括在實行中的石油禁運及減產各項措施。

世界回教國家亦於二月廿二日在巴基斯坦拉合爾召開高階層會議，出席者共有卅八國元首、總理及外長等，其中包括埃及總統沙達特及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費瑟等重要人物。會議作了下面重要的決定：

(1) 從各方面採取行動，迫使以色列立刻自一九六七年六月戰爭中所佔領之所有阿拉伯領土無條件撤退，並保證採取一切適當的措施，以達成此項目的。

(2) 全面及有效地支持埃及、敘利亞、約旦及巴勒斯坦人民為收復其被佔領土地而從事之合法奮鬥。

(3) 力促以色列立刻撤出耶路撒冷，使聖地歸還於阿拉伯的主權，這是任何中東和解之最要及不可改變之先決條件。任何不包含這種條件的解決辦法，將不會被世界回教國家所接受。

(4) 譴責所有對以色列提供軍經援助的國家，並要求其終止這項行動。

## 四 四角關係中的中東情勢

美蘇兩超級強國在十月戰爭中的立場是完全相反的。很顯然地，美國是站在以色列的一邊，蘇俄是全力支持埃及與敘利亞的。但是，兩國對中東停火與謀和的立場似乎相同，先是透過聯合國安理會達成就地停火，繼則共同致力產生一個「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

季辛吉四度訪問中東積極展開其外交活動之後，不僅衝破了以、埃軍隊隔離談判的僵局，同時亦達成美、埃完全恢復外交關係的任務。季辛吉同意由美國派遣四百名海軍技術人員，協助清除蘇彝士運河的水雷，以及一百名海軍和陸軍教官，訓練埃及人自運河地區清除未爆炸的炸彈和砲彈。(五角大廈發言人佛烈德希姆已於三月廿一日正式宣布，此項工作將於兩週內開始) 在季辛吉第四次訪問大馬士革中，已從阿薩德總統手中獲得一份以色列戰俘名單，敘利亞且同意派遣代表團前往華盛頓與以色列代表團舉行間接談判。

季辛吉這一系列的突出成就，使莫斯科感到困惑和猜忌。克里姆林宮的手中握有兩張王牌，一是說服阿拉伯人繼續對美國實施石油禁運，一是阻撓埃及與美之間的過於接近。如今，開羅與華盛頓的外交關係已經完全恢復了

，而對美石油禁運亦於三月十八日在維也納召開的阿拉伯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rab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OAPEC)會議席上完全解除了。

莫斯科失去這兩張王牌之後，更使其在中東遭受痛苦的挫折。於是，克里姆林宮露出了獠牙面目，利用大眾傳播媒介，對埃及與美國肆以猛烈攻擊。首先譴責埃及總統沙達特要求阿拉伯石油國家對美解除禁運，認為埃及受了美國的壓力而「準備投降」。在最近一次莫斯科廣播中，開頭即攻擊美國財政部長舒茲，指責他曾向美國會要求撤消對阿拉伯石油國家的優惠貿易待遇；繼則攻擊季辛吉的計劃派遣美軍前往阿拉伯油田之「傲慢威脅」(insolent threat)；最後評論說，阿拉伯人實行石油禁運的目的，在於對付支持以色列的國家，而且要求以色列自所有佔領的土地撤退及承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權利。<sup>②</sup>

莫斯科為補救這些損失，蘇俄外長葛羅米柯於二月杪抵達敘埃兩國訪問(恰與季辛吉日程相同)，在與埃及外長法米發表的聯合公報中稱，沙達特同意在每一階段之和談中與蘇俄會商，並保證蘇俄在日內瓦會議各委員會中有發言權力。換言之，即由埃及——以色列——華盛頓三角(triangle)變成一個四角關係(quadilateral)<sup>③</sup>。葛羅米柯在返國途中又二度折回大馬士革訪問，其主要目的是在阻撓敘利亞派代表前往華盛頓參加以、敘隔離談判，並慫恿敘利亞否決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共同對美解除石油禁運的主張。但前者已遭拒絕，後者亦未得逞。

關於蘇俄在中東地區的立場與目的，美國有兩派人士持有不同的看法<sup>④</sup>：一派認為蘇俄希望維持緊張情勢，以便讓阿拉伯國家永久對美國保持敵意，而使蘇俄的影響力增高；另一派認為中東戰爭也消耗了蘇俄大量的資源，而且隨時有導致兩個超級強國衝突的可能，所以蘇俄也希望維持這一地區內穩定的情勢，比較對蘇俄有利。依照季辛吉的看法<sup>⑤</sup>，如果蘇俄願意致力於中東和平，美國將準備與其合作，但是美國不會把傳統的友人犧牲。現在美國正與中東所有各方進行直接接觸，更願與蘇俄以平等基礎舉行談判。就目前蘇俄的行動來判斷，美國願意與之合作，如果蘇俄的行動改變，美國也將重新考慮其政策。

## 五 中東和平解決的途徑

敘，以軍事隔離談判，擬定於四月十日或十一日在華盛頓舉行。以色列政府已指定國防部長戴陽出席這項談判，敘利亞政府亦將指派同等職位的官員參加。

在敘，以隔離談判開始前，以色列外長伊班已預先抵達華盛頓，與季辛吉會談有關隔離的問題。據季辛吉透露說，他和伊班一致同意，在試圖達成中東協定的努力中，敘利亞和以色列之間部隊隔離協定應為「第一優先的項目」。<sup>⑥</sup>

又據開羅三月二十日「艾克巴」日報報導，美國政府已要求以色列將部隊撤至一九六七年佔領的庫內特拉（Quneitra），作為敘利亞與以色列部隊隔離的第一步。

如果此項報導屬實，敘，以隔離談判的成功希望甚大，因為敘利亞總統阿薩德雖然堅持恢復全部戈蘭高地，但無意讓以色列軍隊立刻撤出戈蘭地區，只不過要求以色列軍隊初步撤退一九六七年所佔領之庫內特拉城——距離大馬士革四十哩，以便將十五萬難民先行遷返故鄉。<sup>⑦</sup>

在美蘇兩超級強國互相爭取調解中東和平之有利地位中，阿拉伯國家特別是埃及偏向於美國。沙達特之所以力主由美國出面調停中東問題的理由是

⑧ 深知美國在全球上是唯有能够影響而說服以色列作重大讓步的國家

——美國的方法是以快速著稱的，而季辛吉就是處理事務與調解爭端最敏捷的能手。

——由于尼克森總統的國內困境——特別是水門事件，他需求一項外交政策的勝利加強其地位，如今中東就是這項勝利的最佳場所。

——日內瓦會議由于多方面所組成的，如果讓它單獨解決中東危機，將會是累贅而拖延時日的。

——蘇俄行動在本質上是緩慢的，儘管它支持阿拉伯人被認為是重要的，但是它還得不到以色列的信賴。

沙達特的構想，並非有意杯葛「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只是想把和會

中東軍事隔離問題與和平前途

留作解決最後問題的「媒介物」，因為它是聯合國指導之下的產物。埃及曾告訴蘇俄當局，開羅歡迎它在日內瓦會議中扮演和解的重要角色，但沙達特透過美國務卿季辛吉與以色列間接談判，未讓蘇俄參與，已使莫斯科感到不滿。<sup>⑨</sup>

## 六 結論

肝衡當前的中東局勢，和平的空氣極為濃厚，而且有若干跡象顯示正露出和平曙光，下面是幾個實際的例證：

第一、由于阿拉伯國家無條件解除對美國的石油禁運，以及沙烏地阿拉伯恢復了對美每日一百萬桶的供油，尼克森已聲明不再計劃實施石油的配給，且對已實施的星期或假日旅行用油的限制，以及工業用油的節制，正在一律予以恢復原狀之中。這是美國中東政策轉變的一大收穫，亦可藉此鼓勵季辛吉進一步推動中東和平的勇氣。

第二、尼克森曾經多次聲明要促成中東持久的和平。他曾於三月六日在記者招待會席上說：「我們已經在外交上獲致進展，第二步的敘，以軍隊隔離協定，或者比較第一步的埃，以協定更為困難，但美國將「儘量使用其所能使用的強大的影響力」，以達成此一困難的戈蘭高地軍隊的隔離。

尼克森又於三月十九日在休斯頓暢談世界大局時對記者表示：「不管石油禁運如何發展，我們將要在謀致中東持久和平談判中擔任一個重要的角色。」

季辛吉最近亦強調說：「在求取中東持久和平解決方案的談判中，敘，以軍事隔離的問題，必須列為第一優先題目。」

新任美國國務次卿席斯克（四次隨同季辛吉訪問中東），曾於三月十一日向參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報告：「在四分之一的第四次中東戰爭中，阿、以之間已經改變了此一地區的客觀形勢，這次戰爭亦改變了相互之間的理解力。從四度中東之一行中，我瞭解到這個地區的人民已經感到疲憊，而甚願提高他們的視力。至這種情形下，對我們所採取的逐步解決中東問題的希望增高，雙方都願意美國扮演一個有建設性的角色。埃及和以色列已從軍事隔離中獲得了益處，更對最後和平解決的希望抱定了信念。」

第三、埃及總統沙達特曾於二月廿四日出席「拉合爾回教高層會議」（

Lahore Islamic Summit Conference) 時表示，他在和季辛吉多次會談中，深信美國的中東政策在改變中，並對敘以軍隊隔離的談判前途表示樂觀。

沙達特又於最近接見美國新聞週刊著名編輯 Arnaud de Borchgrave 中首先就指出，他準備給予以色列一個「最後的，沒有冒險性的和平」。記者認為「這句話是任何阿拉伯領袖從前未曾說過的」。

沙達特在答復記者的主要內容是：「在過去廿年來，我們因為美國官員而受害太多了。現在季辛吉在尼克森領導下——而且不可把兩人分開的——在中東進行着過去所認為不可能的事情。」他接着說：「十月六日戰爭是一個轉捩點，這場戰爭導致美國建立了中東政策的新面貌。與季辛吉的會談，使我相信他已拒絕了你們一些戰略家的單純觀念，他們認為——或曾認為——以色列當作世界上這個地區的美國憲兵。整個均勢已經改變了，十月六日亦改變了全世界中許許多多事物。」可見沙達特對尼克森與季辛吉兩人的信賴。

第四、以色列經過十月戰爭之後，無論在經濟和士氣方面，都受到極大的創傷。據以色列財政部長沙皮爾 (Pinhas Sapir) 發表一項統計數字⑩：以色列在十月戰爭中已花費了三十億鎊。他預測本年國防費用將需外匯十六億美元——比較六個月前多十億美元。以色列不像阿拉伯國家有巨大的石油資源來應付這樣的代價。最後他以審慎的口吻說，以色列必須接受因「戰爭

的負擔」接受一個較低落的生活水準。

據耶路撒冷郵報消息，以色列陸軍高級將領失和，以致士氣遭受打擊。以色列陸軍副參謀長塔爾少將 (陸軍第二號人物) 因反對國防部長戴陽重行加入梅爾新內閣憤而辭職；另一位著名的夏倫將軍 (曾在十月戰爭中渡過蘇彝士運河獲英雄榮銜) 譴責不僅有些司令官不稱職，而且統帥部態度是驕橫的，主張是錯誤的。⑪

註①，以色列所用俄製一二三口径大礮係由埃軍所竊獲。

註②，The Guardian, Mar. 12, 1974 By Jonathan Steele.

註③，Cairo, Mar. 5, 1974 (Agencies).

註④，⑤，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Jan. 7, 1974.

註⑥，Washington, Mar. 19, 1974 (AP).

註⑦，Beirut, Feb. 26, 1974 (NYT).

註⑧，Coiro, Mar. 9, 1974 (UPI) By Maurice Guindi.

註⑨，Moscow, Mar. 14, 1974 (Agencies).

註⑩，Tel Aviv, Mar. 14, 1974 (Agencies).

註⑪，Jerusalem, Mar. 21, 1974 (AP).

一九七四年三月廿五日完稿

## 澳洲親毛對東南亞的影響

羅石圃

一向主張承認北平政權的澳洲工黨，于一九七二年大選取得政權後，迅即與毛共建交。在地理形勢上與中國大陸遠隔重洋的澳洲，對沒有遠洋艦隊的毛共不致受到武裝攻擊的威脅，其追隨國際親毛逆流，自無怪其然。但對隔水相依的東南亞鄰邦，不僅澳洲不再參加圍堵，且公然呼籲拆除堵禦毛共輸出戰爭的堤防，實屬令人莫解。何以致此？須從工黨內情及惠特藍個人野心與毛共統戰策略方可尋出根源。

### 一 澳洲親毛的由來

二次大戰，日本在太平洋的軍事侵略，澳洲于飽受戰爭威脅之後，深感

其安全的威脅來自亞洲，尤其是隔海相望、有唇齒關係的東南亞國家，更應安危與共，患難相扶。日本雖然已被擊敗，而亞洲另一比日本軍閥更加侵略成性，且毫不諱言以「解放」亞洲及全球為己任的毛共，又已于北平建立政